

请君入梦 再续红楼

陈娟

机缘巧合之下，在西安大剧院享受了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——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《红楼梦》。新式场馆气势恢宏，穹顶之上，细碎如钻的繁星在海蓝色灯光的映照下，忽明忽暗，无限交织。

整部芭蕾舞剧由序幕和一幕至六幕以及尾声共七场演出组成，随着暗红色绒布大幕缓缓拉开，宝玉、黛玉的前世身影——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依稀可见。整个演出都在如镜的场景中，真假虚实，如梦如幻。

从荣国府鼎盛再现一片繁华，到宝黛共度西厢、宝钗扑蝶、黛玉葬花，经典被层层复刻。每一位舞者归位自己角色的同时，在舞台之上水袖翩然，足尖飞舞，用独有的雅致身姿重绎中国古典传统美学。

繁华与孤寂，欢喜与哀伤，如高低起伏的音符，引领着观众在“有无”“虚实”中肆意穿梭。此时，空间与时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在时空交汇之下，只留有旁观者对沉醉人生的唏嘘感叹。

记得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还是懵懂的高中时期，对这部鸿篇巨著并不通透，只能借助经典的87版电视剧来理解。而这次以独特形式的再次相逢，更为深切地让我觉悟到“一切都是体验”。

并不是说结果不需看重或者不重要，只是为了全身心沉浸式享受你的人生，当下的感受和体验才是最重要的。更何况，很多时候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。就像《红楼梦》的结局，黛玉最想和宝玉长相厮守，最后却阴阳两隔。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一切都是本质和当下。

在一次讲座中，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谈到，她为何能如此生动演绎黛玉，是因为她觉得，自己的性情、经历和人生体验，与黛玉很相似，黛玉的身上有着她的影子。她也认为，其实《红楼梦》是一部高深的佛经。它是一部倒写的小说，以虚幻镜头给每一位人物都匹配了一首诗，似乎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生剧本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人生轨迹。或许人生本无意义，但正是因为你的存在，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了独一无二意义。

芭蕾与古典的绝美碰撞，再续红楼，请君入梦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春归天国的母爱

段瑞青

93岁的母亲，选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踏着一路芬芳归去天国。再回家人已逝虚空，母亲坐在沙发上的身影定格在我的脑海。

母亲生于风雨飘摇的乱世。从她还没有记忆的时候，外公就被军阀抓去当兵，从此杳无音讯，生死未卜。

母亲17岁嫁给父亲，父亲排行老大，兄弟姊妹6个。三叔与我大哥哥同岁，当年大姑姑也只有13岁。家中七八个孩子，母亲虽然也是个孩子，一边种地、做饭，一边侍奉公婆，顾着一大家人吃穿缝补浆洗。

为了能让孩子们填饱肚子，母亲白天在磨坊里推磨，挣取点细粮。她把白面省下留给孩子们吃，自己粗粮掺野菜。

母亲一生爱干净，孩子们的衣服再旧，也是洗得干干净净。冬天没有换洗的棉衣，母亲让孩子们钻进被窝，就在煤油灯下拆洗，在火上烤干连夜套上。

母亲没上学，不认字，却聪慧，明辨人情世理。她视姑姑如手足，3个姑姑、两个叔叔都喜欢跟着她，孩子们都亲近她。

姑姑、叔叔完成学业，相继考入鱼台县参加了工作，我们一家也搬到济宁一个小村庄。父亲每月45元的工资，要养育我们兄妹4人，母亲总是在地里忙碌着。

缺吃少穿的岁月，母亲变着花样地在小河沟里摸鱼、捞虾、抓蚬蚌，烧出香喷喷的鱼汤和饭菜。小时候难得见着白馒头，父亲常饿着肚子下班回家，把省下的白馒头带给我和姐姐。

每晚听到父亲自行车的铃声，我们会放下一切，欢喜着扑向他提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黑提包。吃上白馒头，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。

虽然奶奶性情严厉，母亲却是无微不至照顾在病榻前。记得奶奶床头有个木盒子，里面装着桃酥、蛋糕、馓子。那时最向往的，就是长大挣了钱把桃酥吃个够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全家迁回城市，母亲也在医院洗衣房找到工作。第一次领到工资，母亲高兴得眼睛明亮亮的，浑身充满了干劲。

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父亲却患中风半身不遂。从此，母亲形影不离照顾父亲33年。花生、瓜子剥好放在小碗里，每顿都有可口的饭菜供父亲小酌一杯。
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院子里有块狭小的空地，俩人建了鸡舍，养了百十只鸡。每天晨起蹬着三轮卖饲料，卖鸡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清晨我还在睡梦中，父母已经赶早市回来了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二叔活跃在鱼台和济宁市区之间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父母家就是他的根据地，几十万元的货款交给母亲也从不担心。二叔生意上的伙伴时常来家里吃饭，母亲跟着忙前忙后。

侄女、外甥女在济宁市区上学，每到星期天，父母家就是妹妹们归家的驿站。星期一返校时的背包里，总是塞满了包子、水饺等吃食。母亲做的肉丁辣椒酱、什锦砂锅、溜菜、烧的硬汤，洗的面筋，至今仍回味无穷。

送走父亲后，母亲靠卖生活。她一生勤劳坚忍，上天给了一副好身体，80岁仍然耳聪目明，腿脚利索。

我和姐姐带她去海南、长沙等地旅游，她能一直跟随我们的节奏，从不见她喊累。每年春秋季节，她就去挖野菜、摘水果，母亲走在泥土上，眼神里都是光亮，再小的水果她也不舍得扔掉，耐心地削去皮，用蜂蜜熬成果酱，装在瓶子里慢慢吃。

母亲敦厚善良，姑姑叔叔们都很疼她，表妹也称她是慈母的典范。母亲90岁寿辰，我们这个40多口人的大家庭，从天南海北团聚在一起，母亲高兴地给小辈们发着红包。2022年，母亲有过一次住院，出院后身体却不加前，有了心衰症状。她时常抱怨有心无力，不能干活还累人。母亲，一生总是为他人做的很多很多……

水运济宁：济宁通，天下通

文猛

北接的翰林街，是明清时期文人书生科举考试必经之路。

大运河，也是给人们带来大通的河。太白楼与古运河隔路相望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公元736年，李白寄家任城（济宁），前后23年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等千古名句，就写于此。他常在贺兰氏酒楼呼朋唤友，饮酒赋诗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，酒楼改称太白楼。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。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船夫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一首关于铁道游击队的歌，把我们带到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群微山湖。

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一首关于铁道游击队的歌，把我们带到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群微山湖。

从空中俯瞰微山湖，鸥鹭翔集，碧波荡漾。2002年，南水北调进入微山湖，微山人响亮喊出“让一泓清水北上”的口号。退渔还湖，关停工厂，建成6万余亩人工湿地，修复10万亩原始湿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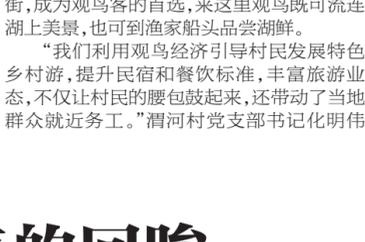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微山湖的改版，这是渔民的改行，历史会永远记住这样一群微山人。

昨天他们“靠湖吃湖”，明天他们“靠湖养湖”。

桃花水母出现啦！这个水中活化石是水环境的晴雨表，它们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。清代杨裕仁有一首《桃花鱼歌》足见它的美丽：“春来桃花水，中有桃花鱼，浅白深红画不如，是花是鱼两不知。”

青头潜鸭也飞回来啦！它们是对水质要求特别高的鸟中贵族，如今它们又回到了微山湖上的家园。

除了青头潜鸭，微山湖上的鸟儿很多，这里成了鸟的天堂。每年初冬到来年春天，微山湖便进入最佳观鸟季，全国各地前来的观鸟客，带动了当地的观鸟经济。



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独具特色的渔家水街，成为观鸟客的首选，来这里观鸟既可流连湖上美景，也可到渔家品尝湖鲜。

“我们利用观鸟经济引导村民发展特色乡村游，提升民宿和餐饮标准，丰富旅游业态，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，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务工。”渭河村党支部书记记明伟说，2023年，渭河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，加上生态养殖业与航运业，村集体年收入突破了300万元。

在独山岛，我们见到张微山、张微湖两兄弟。他们是秋天去的微山湖，那里的人们告诉我，夏天的湖面上，10万亩野生荷花铺天盖地。冬天湖面冰封，一片银装素裹。我们不能留在这美丽的大湖，但是我们来过这片枕梦的地方。

说到济宁的水运，还要说到一条河。这条河就是泗水，也称泗河或者泗水河。泗水曾经流入大运河，如今泗水系南四湖支流，南四湖与京杭大运河相互连通，泗水经南四湖与大运河相融。

古代河流“四渎”“八流”，济水是古代“四渎”之一，泗水是古代“八流”之一，黄河、长江、淮河、济水4条河，其8条主要支流渭水、洛水、汉水、泗水、沂水、颍水、汝水、沔水称为“八流”。一个地方的两条河进入古代“四渎”“八流”的序列，这就是济宁的水运。

泗水从曲阜、泗水、新泰、蒙阴等地流过，最终注入淮河，很多河段都是笔直的，但是古老的泗水在曲阜却是蜿蜒流淌，似乎在徘徊，在等待一个人——这个人就是孔子。

一群一群的人，不远万里走向曲阜，就是奔着孔庙，奔着泗水来的。泗水是一条有思想的河，泗水的水不是我们认为的清澈，是真的很清澈，谁也不敢更不会亵渎这样的河流。万世师表，天地之镜，一个人世代被人尊崇，一个家族几十代兴旺发达，泗水要告诉我们什么？

泗水两岸安静而美丽，我们错过了桃红柳绿的季节，我们赶上了泗水最饱满的季节，两岸田野一片金黄。孔子就在这样一个被泗水环绕的小城曲阜出生，圣人的故乡，泗水是圣水吗？

孔子曾无数次在河畔漫步，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和社会的哲理。潺潺流动的河水，成了他思想的源泉，激发着他对人生、社会、道德的深刻思考。

泗水孕育了孔子“仁”“礼”“君子之道”“学与教”等博大的学说——“仁者爱人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克己复礼为仁”“有教无类”“因材施教”“学而时习之”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”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”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等等。

这些照亮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人的灯塔式的誓言，如清澈的泗水，流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海，点亮我们心中的灯，让我们走得坦荡，走得踏实。

站在泗河边，与河水对话，与远去的那个伟大的灵魂对话，心里格外亮堂。在泗水边的泽亭里，我们与圣人众多学生和追随者一起听课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老师。我们在盗泉回味孔子因为厌恶其名，即使口渴也不饮盗泉之水的节操。

我们走上原名尼丘山的尼山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孔子父母曾在此祷告并得子，名丘字仲尼，后人避孔子讳而改称此山为尼山。这里较高的山峰有5座，主峰海拔344.6米，在中国的山中根本算不上高，但有孔子站在山顶，那山就遥仰望。

遥看美丽的泗水，遥看烟波浩渺的微山湖，遥看古老的大运河——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圣人在感慨，大地在回响。

①老运河穿济宁古城而过②京杭大运河济宁段③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④独山岛水下森林⑤泗河

■杨国庆 摄影

中国节气

谷雨是春的回眸

蒋辉月

中，谷雨取“雨生百谷”之意，此时降水增多，农作物开始茁壮生长。天降谷雨和雨生百谷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暮春时节不禁感慨时光飞逝如流水，确实是“一年弹指又春归，正当谷雨弄晴时”。此时春花开始渐次凋落，细小的果实偷偷孕育成长，春的浪漫美好渐渐安稳与踏实，如春天回眸一笑，转身朝着更加生机勃勃的夏天迈步。那细雨果实生长，不事张扬，像极了我们脚踏实地、默默努力的样子。

万物的蓬勃向上，很快消磨了春天即将逝去的感慨。我家乡的村中，房前屋后少不了香椿树的身影。谷雨时节，香椿树枝的顶端，会冒出一撮撮泛着紫色的绿芽。

待到叶子长到1寸来长，我们就爬上房顶或墙头，将叶子掰下来，盛在竹篮里。看着那些可爱的叶子，闻着特有的香味，伴着暖风的熏蒸，脑海里早就有了凉拌香椿的爽口，或者香椿鸡蛋的醇厚浓郁。



地名记着大地上的事情。

在古代，济水与长江、黄河、淮河并称为四渎。济宁地处济水中段，地势高亢，常年免遭洪水之灾，以“济水之宁”得名济宁。

春秋时期，吴王借助湖泊密布的自然，从今天的菏泽引济水东流沟通泗水、淮水与长江，因水源来自菏泽，取名菏水，给了后人开凿大运河的启示。

公元前605年，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，以洛阳为中心，北达涿郡，南至余杭，长达2700千米，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举，是同万里长城一样驰名世界的伟大工程。

元朝，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。大运河弃弓走弦，从北京的通州开始，开通济州河与会通河，不再到洛阳那里拐弯。从北京、天津、河北，直接到了山东济宁，再南下江苏、浙江，连接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成为今天全长1794千米的大地之弦，弹奏华夏悠远的旋律。

改道后的大运河从老济宁穿城而过，成为以后最重要的河段。历代皇帝从大运河乘船下江南，北京是上船点。大运河流到今天，济宁成为航运最北端的出发地。

大运河是古代的“高速公路”，它走过的城市，都是中国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，特别是济宁、苏州、无锡、杭州、常州、绍兴等运河节点城市。

那些古老的船只，在运河上穿梭往来，运送着粮食、丝绸、瓷器、煤炭等货物，也传递着文化的火种。运河两岸，商铺林立，热闹非凡，各种方言、唱腔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幅生动的市井画卷。

在老济宁，有着古老的戏楼茶馆，悠扬的琴声渔鼓，美食融合了东西南北风味，让人忘记也让人记住济宁，而在济宁东西南北通吃。

翻开历史的地图，如果地图上标注“大运河”3个字，那个“运”字一定标注在济宁。

济宁守望着大运河最特殊的河段。明清时期，朝廷派设最高司运治运机构——河道总督署，使济宁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。

走进运河上的微山县博物馆，馆长告诉我们：“与一般行政机构不同，总督衙门除了管理运河和相关河道外，还拥有军队管辖权，负责南北整条运河的军事防务。”

运河总督衙门下属机构众多，济宁又有“七十二衙门”之说，很多路名源自运河衙门或下属机构的名称，或直接沿用河上的桥、闸、坝名称来命名。

当天空中有了飞机，大地上有了汽车和火车，大运河一下被冷落了。看得见大河，看不到船上的白帆，听不到船工号子。

2019年前后，大运河仿佛突然醒来，运河上出现了船帆，大运河又回来啦！2023年4月，大运河再次全线贯通。

运河边的渔民们，每天清晨划着小船，在河面上撒网捕鱼。他们唱着古老的渔歌，讲述着世世代代与运河相伴的故事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满载而归的渔船停泊在岸边，家家户户开始升起炊烟。

运河上运输粮食、煤炭的船首尾相接，靠一艘动力船牵引，9条船连成400多米的“水上火车”。看着一个个船队都是9艘船，我问赵有军船长这是为什么，他说不为什么，中国人不是最喜欢9这个数字吗？多一艘在河上行驶不方便，少一艘船不就又多了吗？

他的回答非常有趣。这是一个走南闯北的船长，常年在运河上行走，脸上是所有船工一样的运河红。

春天的尾声，在谷雨的节拍中轻轻落下帷幕，这是一个关于生生不息和孕育希望的故事。

当熹微晨光穿透雾霭，柔和地洒在一望无际的田垄上时，泥土的气息弥漫开来，如同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。母亲拿着锄头，在松软的土地上锄一道沟，她的鞋上沾满了泥土，脸上却现出幸福的满足。在清晨的柔光里，道道皱纹也盛开着花一样的美好。

母亲说：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，要趁着节气播种。”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中国世代相传的农耕文明是刻在基因里的情怀，即使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我们的情感深处，还是与天地自然万物有着扯不断的牵绊。

《淮南子》记载：“（仓颉）为黄帝言，民得理，天乃雨粟。”传说仓颉造字感动了上天，就下了一场特殊的“雨”，落下数不清的谷米粮食，后人就把这一天叫作“谷雨”。在节气